

# 重温郾城受降历史



主讲人倾情讲解。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2019年8月14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走进武警漯河支队，邀请市博物馆副馆长、省文史撰稿员赵永胜以《抗战胜利郾城受降事件漫谈》为题，讲述1945年前后，发生在漯河大地上的与郾城受降有关的历史事件。

## 漯河人民谱写壮丽抗日画卷

1944年5月2日，日军攻陷了临颍县城。临颍、郾城、舞阳县城先后沦陷后，富有反抗精神的漯河人民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纷纷奋起反抗。他们有的参加抗日游击队，拿起武器，同侵华日军进行武装斗争；有的截军车、抢军械，配合抗日游击队的抗战斗争；有的自发行动起来，拿起大刀和斧头，同侵华日军展开英勇搏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人物。

1944年5月的一天夜晚，支天雷怀揣一把斧头，与潘勇亮出了城，在城北门外遇到一辆日寇军车。支天雷发现汽车车厢里只有一个日本兵，恰好这时汽车上坡、车速减慢，支天雷、潘勇亮趁其不备，拿起大刀和斧头，同侵华日军展开英勇搏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人物。

1944年5月11日上午，驻扎在京江路沿线的两名日军到老应村逼粮要款。在一户农家欲行不轨时，被随后赶来的村民逮个正着，几名村民收了他们的枪，并将尸体拉到拐子坑边上，用石碾子坠住腰，沉到了深坑里。第二天一大早，一队日军包围了老应村，日军又在村内放火，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凶残的日军架起机枪，准备将全村群众全部枪杀时，两架飞机由南朝北飞来，日军慌忙收兵，数百名群众才得以死里逃生。

抗战时期，郾城一带还活跃着一支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截军车，令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就是蔡永令任队长的郾城抗日游击队。

## 抗战胜利后河南设两个受降点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冈村宁次双手捧接投降书，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章。

1945年8月26日，芷江会议之后，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发布命令，根据当时

抗战国军战区的划分，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100处缴械点，河南境内有两处。之后，将河南境内第一、第五战区的受降区域、受降地点进行了明确划分。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后改在郑州，接收地区包括郑州、开封、新乡；第五战区接收地区为南阳地区、许昌地区，受降地点在郾城。

为什么选取郾城作为受降之地？一是日军第12军115师团于1944年7月在郾城组建成立，并以郾城为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南阳、方城、信阳、驻马店、周口、许昌、郑州等地日军均由此地日军管辖。二是郾城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沙河颍河航运通江达海，京汉铁路从境内穿过，召陵会盟、郑武公灭胡、刘秀郾城搬救兵、裴度韩愈郾城讨伐蔡州叛乱、岳飞郾城大捷、冯玉祥郾城招兵等等均在此处发生。

## 郾城受降

1945年9月19日，漯河镇像过年一样，张灯结彩，街道提前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并开始加强戒备。9月20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晨曦初露，漯河镇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

上午8时左右，日军投降代表先期到达山西会馆（现漯河二中），在旁边等候。10时左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和美国顾问等出席受降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鹿森孝中将步入会场，向中官员行鞠躬礼。

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18响，刘峙代表中国和美国顾问讲话。刘峙宣读《太平洋战区盟军统帅部降字第1号命令》，大意是，本司令长官奉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转奉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本司令长官负责中原区（襄阳、南阳、许昌、漯河、商丘等地）鹿森孝军团受降和接收任务。等因奉此，该军团人员、马匹、车辆、武装、弹药、仓库、粮秣以及各种军用物资造册清点，不得有所损坏，此令。

鹿森孝听完后，起立，表示完全接受，并代表第12军及其部属115师团、92混成旅团和第13警备队等共31560名官兵双手献刀以示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表示无条件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后，鹿森孝摘下军

帽，向后连退三步，向主席台连鞠了9个躬，并把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刘峙，以示缴械投降。

接着，刘峙、美国顾问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投降。随后，刘峙等离开会场，受降大典宣告结束。整个受降仪式进行近一个小时。

## 修建抗战纪念碑——受降亭

当年，郾城民众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重大事件，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奋图强，自发要求修建受降亭。在第二次汇报会上，刘峙提出“中国受降乃永垂千古之盛事，应当勒石记功，以昭久远”。与会人员无不附声，遂决定筹资选址，建受降亭、亭。因郾城第一名胜古迹“龙塔古篆”雄伟典雅，他们遂决定按“龙塔古篆”四方形的保护亭样式建亭，确定《受降亭》《抗战胜利词》《建亭记》《刘司令长官郾城受降记》四篇文章。

此亭或1947年、1948年初毁于战争，或是大炼钢铁期间被毁，或是“文革”期间被破坏，或是火车站改建被埋于地下。

1982年7月，源汇区文化馆两位工作人员在火车站等火车时，看到漯河火车站附近的军供站洗衣池内（人民路铁路涵洞南边）放了几块残碑，主碑上“受降亭”及上下款十分清楚，工作人员对残碑进行详细调查后，证实这一块主碑和大半块残碑正是当年受降亭里的遗物，就立即运回文化馆保存。可惜，另两块主碑和半块残碑至今还没有下落。

受降亭主碑现在陈列于中州抗战纪念馆。开源集团又复建了受降纪念馆和受降亭。重建受降亭，对于展示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历史，缅怀抗战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鞭策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警漯河支队副参谋长卿军，听了这场报告，官兵们受到了抗日历史文化教育，加深了对驻地文化的了解，对激发官兵的练兵热情，强化军警责任，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代发展，做有文化的军人，才能真正担当起强军重任，才能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



认真聆听的武警官兵。



## 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

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 归去来

■曲从俊

在杨村，大家都讨厌牛爱良。他今年六十八岁。这些年，他一无做过违法的事，二没占过别人便宜，可村里人就是烦他，背地里都叫他“老不死的”。老牛头到底哪里惹他们了？这恐怕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那年，他老婆桂花突发脑溢血死了，闺女翠梅在省城工作，家里只剩他一人。德全推门进来，笑着，叔，在家养神哩。他看到德全，还是那副笑嘻嘻的脸。他挺烦。

德全掏出软云香烟，抽出一支让过来，他扬了扬手中的旱烟袋，没有接。德全笑笑，说，还是嫌劲儿小不够壮？他说吸不惯。德全把烟叨到嘴上又说，叔呀，你这日子过哩，真让人眼气哟。他慢悠悠地说，有啥眼气的，老不死的一个。他用了村里人对他的称呼。德全颇有意味地说，叔，看你说的，你多得劲，吃穿不愁的。他笑而不语。德全弹掉烟灰儿，又说，要是还嫌不得劲，那就去城里，到俺翠梅家去住，过过城里人的生活，美气得很哩。

翠梅是他的骄傲，村里头一个大學生，毕业后留到省城，也嫁给了省城里的人。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老牛头肯定要去省城享福的。没想到，无论翠梅怎么劝，街坊邻居磨破了嘴皮子，他就是倔着不去。

要说，他去不去省城享福，跟村里其他人没关系。偏偏，他在杨村没闲着，做了些惹乡亲们气愤的事——像光辉在外面打架，大老远跑回村里避风头，在家刚待一天，警察就将他揪到了公安局；像全安偷城里的电缆，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像德全，打着带领全村致富的旗号，鼓动外头回来的建团修建砖窑，结果刚把地平整好头就来了人……这些都是他实名举报的。别人求他、磨他、骂他、恐吓他，他软硬不吃。于是一大伙人开始恼他、恨他、骂他、不理他，但拿他也没办法——他的女婿已经官至处级。与其他人不一样，德全是现任村支书，不仅要理他，还得想法子团住他。

德全来找他是因为铁蛋搞养殖业的事儿。他当然清楚，铁蛋好吃懒做，是不会干出什么正经事儿的。德全晃晃身子，说，我是支书，人家想干事我得支持，可铁蛋这货，说院子场地太小，他想在村西头地里弄个养鸡场。我一听就火了，那真是违法占地，就教训他，我说致富是好事，但不能违反上头的政策。后来他又缠了我好多天，可怜兮兮的，我心软了，想着他外头欠那么多钱，怪不容易的，就想网开一面，帮帮他。

他睁开眼，将早烟杆向前撞撞，磕了磕烟锅儿，烟屑撒了一地，仿佛想说的话也被磕碎了。德全掏起笑脸说，叔，你说，咱帮不帮他呢？

他笑了。那笑，痴痴的，被深深地埋进皱纹里，长叹一声，从嘴里弹出两个字：滚吧。声音柔柔的，轻盈得像空气，不过，当这轻柔声音弹到德全脸上时，却变成了晴天霹雳。德

## 作者简介

曲从俊，男，1978年生，河南漯河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供职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国士资源班学员。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芙蓉》《广州文艺》《啄木鸟》《大地文学》等。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被《小说精选》转载；小说《永远没多远》被收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小说十年精华》。

## 似非而是 似是而非

——曲从俊小说作品浅谈

■邢利鹏

曲从俊是一位作家我早就知道，作品产量还颇丰，但他的作品我却几乎没有认真拜读过。一是因为文人老病，我觉得大学者都在古代，好作家都在远方；二是因为我认为他这人大有情趣，其文不如其人的概率极大。于是我带着怀疑的态度，仔细通读了曲从俊的几篇作品。

果不其然，他的文字同其为人大相径庭，简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活中的曲从俊，积极乐观，幽默诙谐，素有灵气而又不失稳重；反观他的小说，往往布局狡狴，沉潜伏线，令人不通读精思就难窥旨趣；立意深沉，每篇都带着某种“问题”构思——有些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仍有留白，却也让人忍不住释卷沉思。他的遣词造句倒是我一贯推崇的风格，朴实朴素，乍看似乎激情不足，过于冷静，其实，正是出于这种冷静，让人细读后方能感受到一种理智的张力——好作者的人格必然是感性的，文字却不必感性。古人论诗，有格有境，讲究“吐词含章，俱臻神妙”，讲究“不著一语，尽得风流”，这些理论之于小说似乎同样适用，而曲从俊的作品还没有达到这种高度。泛读过后，他让我浅谈感受，挑挑毛病。斟酌许久，我用了一个取巧的评语：似非而是，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说的是感受。熟悉曲从俊的读者，第一眼看到他的文字时，大约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这莫不是托名代笔吧？”因为狡狴、深沉、冷静这些文字的特点，和乐观、幽默、灵秀这些为人的特点完全不合。不过细品之后，还是能找到文与人的共同点。其作善于立意，比如《全城暗恋》《情感虚构》《我像雪花天上来》几篇，单看题目就很抓人——这已不像小说题目，更像是电影了。好题目该当如此，寥寥几字，既有信息容量，又有“包袱”待抖，使读者知其意，不能指其体。这个长处，应该得益于他的生活。他平时谈话就擅归纳提炼，无论说到哪个话题，最后总有一句贴切妥当的歇后语或比喻句，天知道都是哪里学来的。其作描写细腻。他绝不肯“写意”，就

连寻常的环境描写也要用“工笔”。如写麦田，有人写来总是“一望无际的碧绿麦田”，而曲从俊笔下是“播种不久的麦苗已拱出头，像针尖，将大地染上一抹淡淡的绿，这绿意享受着乡间的宁静，也窥视着外来的我”。一个“拱”字何其传神精神，形象与生动兼具，而“窥视”二字，又融景于情，无须细说，“外来者”的距离感顿生。其他如“当消息炸进耳朵时”，“炸”字精警，堪称炼字典范。

“似是而非”说的是小说技巧。曲从俊主要写中短篇小说，题材上偏重伦理——当然其他类型也有涉及，但还是以伦理或情感为主。这类小说好写，因为素材极多；也难写，因为难以推陈出新。他的作品有一部分不算新鲜，比如《我为谁而等待》《远方多远》，优点是扎实，缺点是过于扎实。这是典型的传统式小说，从立意到结构都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真正能跳出樊笼、另立窠臼的是《情感虚构》《我像雪花天上来》《如影随形》等。这几篇小说选题新奇有趣，叙事技巧也有颠覆性的转变。其实，越优秀的作者越不能完全掌控笔下人物的轨迹，谋篇前确应胸有成竹，却万万不能按照“成竹”来写，否则难脱匠人习气。在我看来，曲从俊的《我像雪花天上来》是脱离了匠匠气的，里面的副主角冯博，小说中占的篇幅很大，却从不用正面描写和第一视角，她象征着人们的向往——生活总有这么一类人，未必完美，未必正确，却总想让人学一学、比一比。这种“化实为虚，间实间虚”的手段，文学史上也曾有最辉煌炫赫的范例，那就是《红楼梦》。当然，《我像雪花天上来》不过万余字，无论从体量，还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可能同《红楼梦》作比较，但曲从俊有意无意的采取这种创作手法，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尝试。

路漫漫，作者需要在创作的旅途上上下下求索，而读者也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发掘。读了他的作品，我更加想针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番索隐和探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以他的作品为契，看看别样的世界，认识有趣的灵魂。

## 流金岁月

■李增昂

泥河洼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土质硬难犁耙，这里的乡亲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在田间劳作，但换来的还是半年瓜菜半年粮的苦日子，锅里常年不见油星，次年春季还常闹饥荒。若遇夏季雨水多，沙河澧河开闸泄洪，泥河洼沙变滞洪区，庄稼被淹毁，颗粒无收，甚至连做饭用的烧柴都没有。虽然国家免收灾区公粮，还会按人头发些救济款，但家家户户还得勒紧裤腰带熬日子。

穷则思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卖了三只羊从供销社购回了一个加重型架子车下盘，请邻居大叔帮忙点着煤油灯连夜组装，老木匠爷爷早已伐了一棵洋槐树做好了车厢，配上这加重的架子车下盘组合成载重大的“吨车”，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农具。下雨或农闲不用时，父亲都会卸下车盘搬到屋里，避免风吹雨淋，倍加爱惜。过了不久，因表哥想去“拉脚儿”挣钱，就与姑姑提着点心用自家破旧的“便车”把新“吨车”换走了。表哥用“吨车”从公社烟站装上6个共计1200多斤的烟包，送往50公里外的许昌卷烟厂。没有拉套的牲口，表哥只好充了驾辕的牛马，全凭脚力。烟包车比表哥高出很多，表哥弯腰弓背，挥汗如雨，气喘如牛，一步一步向前，车缰绳在左右肩膀轮换，留下深深的血痕。表哥还回车子时，“吨车”已磨得不成样子。

泥河洼曾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据《舞阳县志》记载，十九世纪以来，沙河澧河多次决堤。七岁那年，我目睹了家门口的“75·8”洪灾，连续三天三夜的大暴雨导致墙倒屋塌，沟满壕平。年迈的爷爷彻夜不眠，提着马灯来回巡查自家和邻居的屋檐、梁头与根基，生怕雨水浸泡土墙发生坍塌危险。沙河澧河水位暴涨，全村都进入了紧急状态，男女老少如临大敌，乱作一团，家家生

